

本报记者独家对话“黄鳝门”女主播：“如果可以重来，宁愿一切都没有发生”

两分钟直播，换来冰冷铁窗

本报记者 汪子芳 周楷华 通讯员 王雨

一米六左右的个头，单眼皮国字脸，皮肤稍有些青白，刚洗完的头发湿漉漉地挂在肩头……除了半永久眉衬出一点时尚感，眼前的这位女子跟街头偶遇的路人毫无二致。

很难相信，这就是轰动网络的“黄鳝门”女主播琪琪，也就是26岁的江西姑娘阿晴(化名)。

如果没有“黄鳝门”，她应该还在原来的生活轨道：今年，她和办过酒的男友要领证，继续经营淘宝店或者做点别的生意。日子过得简简单单，可能要为生计发愁，但至少自由而快乐。

“如果可以重来，宁愿一切都没有发生，我绝不会这样做。”从艳冠网络的女主播到身着囚衣的嫌疑人，她悔不当初。

如今，她只能在诸暨看守所的铁窗内，一遍一遍地假设。3个多月了，她没见过家人、男友，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。



她“一战成名” 被两分钟视频推上风口浪尖

“我只是在VIP群里免费试玩两分钟，没想到会被人录下来，更没想到会被传到网上。”——今年的3月23日，是阿晴再也不想碰触却永远躲不开的日子。当天，她的一个举动，将她留在了互联网的风暴榜。

今年2月底，辞职在家的阿晴接触到了直播平台。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加入互联网直播大军，“刚开始，我只是在镜头前跟粉丝聊聊天，或者表演些才艺舞蹈。”后来，为了博出位赚钱，她的直播内容和尺度就有些“不可描述”。

“粉丝”就是女主播的衣食父母，有些粉丝出手大方，经常刷礼物送东西打赏，打赏超过500元的就是“铁粉”。阿晴为这些铁粉组建了一个声援自己的微信群——人数多的时候，群里有四五百人。她管他们叫“老板”，和他们互动，按照他们的“点播”决定自己当晚的直播表演，“飙车”发福利。

今年3月下旬，有一个“老板”在群里“点播”了黄鳝。

“我当时没认为这是涉黄，觉得可以试试。”拿人手短，她索性建了一个QQ直播群，把20多个“VIP老板”拉进来私播，现场表演，“两分钟后，屏幕就关了(直播被封)，后来我就没有再表演。”她说，自己只给VIP粉丝免费试玩，算是回馈粉丝发福利，并立即解散了直播群。

阿晴说自己没有盈利，但警方有确凿证据，她向每个“铁粉”都收了30元的“门票”，事后还打算在自己的工作微信朋友圈发广告出售这段视频。

阿晴以为，这件事情就此翻篇了。谁知，3月23日晚上，她之前的那一段黄鳝表演视频突然在网络上疯传——应该是某位“老板”录下来流传出去的，或者，可能是她当时入驻的老虎直播营销炒作。

不管怎样，“女主播黄鳝”和“女主播琪琪”一同登上当日微博热搜，成了当日最热词汇。

传“黄鳝女”死亡 她事后还特地辟谣：我还活着

跟“黄鳝门”同时疯传的还有谣言：“这

名女主播的肠子被黄鳝咬断，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”，还附上了所谓的手术图和照片。

“这些是别人恶意剪辑的。”阿晴有些忿忿，后来，她在微博和微信群里辟谣，称自己还活着。

“黄鳝门”之后，她有些害怕，想停掉自己的主播生涯，但依然顶着“黄鳝女”的名气做了些直播。

谣言和网络恶语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，她办过酒席、相伴两年但还没有领过证的男友——看到截图认出了自己，“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年，太熟悉了”。

阿晴的男友是杭州桐庐人，在做一家围巾淘宝店。但由于经营不善，压了货卖不出去，赔本十多万元，“我不想拖累双方父母，想自己还债，帮他减轻压力。”阿晴说，自己是因为这样才做了女主播。

“他看完后接受不了，心里有芥蒂，冷了我几天，躲去朋友家了。”阿晴说，男友虽然私下里注重情趣，也难以接受现实。但两人一起摆过摊吃过苦，总归有感情，后来也原谅了阿晴。

那时候，阿晴答应男友不做主播了，但没有说明具体日期。

倒数第二次直播时，阿晴有了更大胆的想法。“粉丝说我一直是一个人直播，想看一次双人的。”她在网上标榜自己单身，那一次，她谎称男友是自己的“炮友”，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播了两人的房事——不过，男友是戴着面具的。



在老虎直播的最后一次直播经历，是粉丝和家族族长为她过了个生日，“满屏的生日祝福，也算是一个好的结尾了。”

之后，阿晴便关停了自己的直播。

不想，5月4日，诸暨警方找上门来。

镜头外的主播 提及家人，她突然泪流满面

除了“黄鳝女主播”这个身份，镜头外的阿晴又有着怎样的双面人生？

阿晴家在江西农村，小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不过一家人都挺和睦。初中毕业后，阿晴就来到浙江打工，补贴家用。她先是跟着舅舅在永康的门业厂干了两年，接着去了杭州的服装厂上班，也做过快餐店收银员，在浙江兜兜转转，拿着两三千的工资，自己本来就过得拮据，但家里一有事情，只要爸妈有需要，阿晴都会汇钱回家。

再后来，阿晴就认识了现在的男友，谈了一两年，他们回到桐庐办了酒席，开起一家淘宝店，过着普通而自在的日子。

“要不是淘宝店欠了十多万元，也许就不会去做女主播。”阿晴说，她本来还打算下半年再做点别的生意，谋生路赚钱还债，可她在年初陷入了网络女主播的泥潭。在网上谎称单身就可以众人环绕，阿晴也享受这种聚光灯的假象。

“来钱快，我也抱着侥幸心理——别人都在这样直播，当时也没有人被处理。”阿晴说，她在老虎直播只做了半个多月，盈利只有2万多元，“根本排不上名、算不上网红，更何况直播尺度比自己大的还大有人在”，阿晴觉得，自己是运气不好，“不巧撞在了枪口上”。

“现在，我最害怕也最不敢想的，就是怎样面对父母。”铁窗之内，阿晴悔不当初，听律师说爸妈和男友为自己奔走，她心里更是难过。

“爸爸妈妈叫我在里面好好改造，也学会自重自爱。”提及父母，阿晴低下头捂住了眼睛。

所幸未领证的男友，也承诺阿晴，等她出来“就一起去领证”。这对阿晴来说，大概是最感动最安慰的结果了。